

英國海軍秘史



英國海軍男爵施格鐵原著

英國海軍秘史

文 明 書 局 印 行

# 英國海軍秘史

英國海軍大將男爵施格鐵 *Percy Scott* 服務王家海軍五十年之  
記錄 *Fifty Years in the Royal Navy*

## 目錄

- 第一章 初入海軍
- 第二章 巡行世界
- 第三章 海軍艦隊在埃及
- 第四章 英王陛下愛丁堡號和鯨島
- 第五章 英王陛下西雪蘭號和礮術
- 第六章 四英寸的礮怎樣到來台施密司
- 第七章 豆棚的戒嚴

第八章 在遠東拳匪起來了

第九章 在中國練習射擊

第十章 威海衛和歸國

第十一章 礮術上的渾沌

第十二章 打靶實習視察官

第十三章 英王陛下好望號和海峽艦隊

第十四章 一個欽派的差使巡行南美

第十五章 指示射擊的變遷

第十六章 我的退出海軍

第十七章 戰爭——還入海軍在一九一四五年上的服務

第十八章 倫敦的防護抵制齊柏林飛機

第十九章 戰爭回想——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

# 英國海軍秘史 上冊

英國海軍大將男爵施格鉄

Perry Beot 服務王家海軍五十年之

記錄 Fifty Years in the Royal Navy

## 第一章 初入海軍

我家和王家海軍發生關繫。在四代前。我的曾祖曾做過海軍艦長。我的祖父是一位醫生。我相信他很有才能。他想改良外科醫術。外科醫術到如今果然已經好多次革命。但在當時醫界很不贊成。廢棄成法。獨闢蹊徑。他發明的一種。便是幫助聾子聽聲音的器械。我知道。這是要在他死後才通用的。我以後服務海軍。也曾碰到這種經驗。那守舊態度簡直和從前沒有分別。咳。偶然想及。真令人感喟不置呢。

我的父親是一位律師。是一位很好的雄辯家。也是一位優美的演說家。每

年常爲海外貿易。或遊戲集會。到巴登巴登 *Baden Baden* 一次。有人告訴我。他是純粹的揮霍家。他待我很好。給我無價的教訓。他生平有一箇習慣。歡喜鎮靜。所以他教我不論遇甚麼事。總不要張皇。從前潘翰亭 *Pellham* 說得好。『凡是受過很好的教育的人。一言一動。常含和平氣味。決沒有粗暴行爲。』我父常引做至理名言。論到我未來職業。他常對我說。家庭中有一驚惶的人。定要擾著合家。船上有一驚惶的人。他的擾亂。也等於擾亂一村。以後我在英王陛下海軍中。閱歷一番。相信他所說很不錯。他教育思想。和當時一般英國學校。大學校。很不同。他要我只讀拉丁文希臘文。以爲這是萬事的根基。我從他讀『凱撒』*Caesar* 在小學裏得了第一獎。我想我已識得不少了。後入大學附設高等學校。仍舊練習拉丁文和希臘文。

到十一歲半。我在海軍得一候補額。被派到樸資茅 *Portsmouth* 的伊司鉄門 *Eastman* 海軍學院。先稟見校長。這是一件使我永遠不忘的事。他問我懂

得甚麼。我很驕傲的回答。我已讀過 *As in Presenti Propria Sui Maribus* —— 和『凱撒』現在讀奧微台 *Ovid* 的著作。他告訴我。他們海軍中要的是活語言。我對於各種有用的科目。程度太淺。他又說。以後我須得把一半遊戲時間去做功課。他疑心我參與海軍試驗。不能及格。所以很注意我。很親愛的幫助我做特別功課。於是到考試前一月。我便自信可以必中的了。

我們爲他愁悶了許久的日子。居然揭曉。算來到樸資茅王家海軍大學候試的少年。通共有一百人。過了一星期。我便做了英王陛下海軍練習生。這番考試。取中六十四人。我在第四十六名。前一名。便是子爵佛蘭痕區 *French* 大將。四十年後。我們兩人又在阿兒豆旭鐵 *Aldershot* 一塊兒參見英王陛下愛德華 *Edward* 第七。那時佛蘭痕區已改名約翰 *John* 統著陸軍。我帶的是海軍艦隊。

過了幾時。我們派入不列顛尼 *Britannia* 號。先給假一箇月。那時普國正和

奧國開戰。我的父親以爲這是難得的機會。不可錯過。便領我到日耳曼。我們來到微斯柏屯 Wiesbaden 的一天。普軍也進城了。兵房和旗杆。原是紅白色的。到了明天。一律改漆黑白色。黑鷹旗到處飛揚。那微斯柏屯鄰近一個鎮上。曾經打過一仗。我們看見這荒地上。都是死人傷人躺着。原來我在十三歲上。已目覩戰爭的利害呢。

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。我到大鐵茅。Dartmouth 進了英王陛下不列顛尼號。他是一條舊式三甲板船。裝着練習生用的會食堂。我們各有一隻海軍用的衣箱。夜裏睡在吊牀上。不論冬夏。那甲板每天早上用鹹水洗着。軍官們以爲這可以鍛鍊學生的筋骨。也可以剔除那身體不强的人。

我們都受良好紀律的訓練。紅柳條（英國海軍中刑具）可以自由使用。並且使用時。可以公開。這是對於不可教的孺子的惟一責罰。他們對紅柳條。也不覺得羞恥。不過痛些罷了。有人主張在我們公立學校裏頭。不許用紅柳條。

真可算是呆極呢。一羣小孩子中間。定有一小部分是極不肖的黑羔子。要不給他柳鞭。便是獎勵一班好的小孩子也去學壞樣。

我上船不多幾時。便有一種謠言。說是這種景象沈黑。和氣味惡劣的船。於十三四歲少年。很不相宜。必須除却。海軍部也注意這問題。他們再三討論。認這件事情重大。不可輕率。他們的考慮。足足過了三十年。到一八九八年上。才指定陸上某大學。執行不列顛尼號任務。把這有許多紀念的古船。判定了永不叙用的罪名。

我離了不列顛尼號。又加入英王陛下勃立司托兒 Bristol號。這是一條五十支礮的三桅兵船。用做巡海練習艦。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。我又離了勃立司托兒號。到真正第一次出海的船上去。這條船叫做花鐵 Fore號。也是一條五十支礮的三桅船。載重二千三百六十四噸。船中也有汽機。可是馬力太小。只在平穩洋面上。可以使用。

我們從休南司 *Sheerness* 出發。到樸資茅。路上遇着一回颶風。在我們少年很當做一件幸事。我們在甲板上收捲第二度風帆。掃除斷碎的旗杆。經過四個鐘頭。方才理好。以後一生船暈的毛病。在旁的人却不知道。在我個人。確是從此便沒有暈船的毛病了。我相信這種奮激的動作。真是療治船暈的惟一方法。我們在施派含鐵海台 *Spithead* 半夜裏忽地又和一條船衝撞。我們練習生從睡夢中驚醒。很快活。原來我去撞人家。也說人家來撞我。那種種處置對付方法。都是軍官教育上必要的一部分呢。那時潮水忽然湧起。有一條三檣帆艇。叫做曼麗 *Blanche Maria* 的。衝上我們船頭。我們受了一些損壞。幸而不久便脫險。沒有多大損失。他們說我們的船停得不好。給他們有衝撞的機會。我們說他們自己走了錨。我們練習生。却不管兩方面的是非。總之。凡是撞船。都是很歡喜的。

一八六八年十月二日。我們從樸資茅放洋。實行航海。要經好望 *Good Hope*

角。到孟買。Bombay 這個行程。須得過一個多月。才可完了。

在天氣晴朗日子。張着帆行船。最是快樂。那戰艦好比一條大遊艇。十分潔淨。因為我們難得開着汽機走。所以沒得煤灰。船上缺少洗濯用水。最不方便。我們的指揮官為經濟緣故。也說為防免煤污緣故。常鬧着不許燒水。我們常覺得洗濯用水不夠。飲水却沒有限制。在大甲板上。設着一大水櫃。用鏈條縛着一隻洋鐵杯。人人可喝。可是掏了一杯水。大家都不肯喝乾。不免多少有些耗費。因為救濟這缺點。那指揮官便廢去洋鐵杯。改裝一種水管。叫做吸嘴。喝水的人。就拿這種污穢的鉛嘴。放在口內。呼將起來。點滴不漏。這原是一種鄙陋思想。所以以後換了一位指揮官。立刻革除這辦法。

每天晚上。我們常和水手們唱歌。聽八百個大人小兒。同時引着嗓子。唱起來。小兒的聲音。格外清脆。真是最妙不過的一種娛樂。有一位少年。最曾唱

Ach! la morte——和旁的浮蒂 Vardi 歌場中唱的中音曲。我也曾在戲園裏

聽過。但是這種歌也並不算是高等的。

有一隻最普通的歌。叫做『畢琴先生的跳舞會。』Mr. Buggins' Ball 我還

記得一兩行。那歌中講到來賓。有一段描寫一人裝束。

『環齊的薄絨。

因爲他的妻死了。可憐的靈魂。

環腰的膝袿。

因爲他臀上有一個窟窿。』

我們練習生都懂得水手們的歌。和他的句法。那句法有時很有力。他們的比喻和滑稽。常含着伶俐和十分自然的意味。

歐戰時候。大家想牛乳、牛油、乳餅、菜蔬是生活上必需的東西。可是我們當時海上的糧食。終不過是鹹牛肉、鹹豬肉、豆湯、茶、椰子和餅乾。餅乾很壞。其中常夾些米象。全船七百五十多人。却個個身體很強壯。後來纔有罐頭牛肉。那

剩的洋鐵罐。正可當做漆罐頭。或旁的盛物器皿。這種罐頭食物的官名。原叫做『湯煮肉』。但是我們藍衣人却有許多別名。有的叫他『湯和肉羹』。有的叫他『兩弔子的水和一根葱』。也有的叫他『土牛肉』。最普通的。便是『法南安達姆』。Fanny Adams 原來正在那罐頭食物傳入海軍時候。有一個女孩子。叫做法南安達姆的。忽然不知去向。大家以爲他也給人家裝入洋鐵罐了。從此後。凡是洋鐵罐。不論裝的肉。或是旁的東西。都叫他『法南的』。

我們在船上。一路行去。便看出我們艦長亞力山大 John Hobhouse Alexander 是怎樣一位海軍中大人物。我們的指揮官。是怎樣一位兇人。我們練習生怕的。便是指揮官。我也反抗過他一次。這次反抗。原是我的理由充足。他却永遠不能饒恕我。我望桅頭。比看槍室多一些。使小孩子坐在橫木的桅頭上。正是一種有趣味的責罰。要是天氣好。拿着一本書讀着。真好快活。否則在陰雨的日子。也可以穿着防水布。大概指揮官的辦法。罰練習生用望桅頭。罰水手用

九尾鞭。我曾經看見一個水手。在星期一吃了四打九尾鞭。到星期六又吃三打。他却沒有一句怨言。這便是造成我們大英國精神的因素。我們很敬愛吃刑罰。不懼怯的人。這位特別的指揮官最歡喜用刑罰。好似只有這個辦法。可以使他快活。但也到底爲這種專橫失敗呢。

我們到了孟買。亞力山大家去了。我們變做東印度軍港上最高級軍官的船。張着司令兼艦長希司 Leopold Heath 爵士的闊旗。他是一位伶俐仁慈、有能力的海軍中人。他教我做他的副官。這個榮譽我很看重。可使我與指揮官格外不協了。他很不贊成我有這一回的抬舉。從此他就加倍的約束我。又加倍的責罰我。幸而後來發生下面所述一件事。他既壞了官。我也不再吃他的虧了。這件事發生在司令兼艦長到錫蘭 Ceylon 鄉下去的時候。一天早上。有一個很有能力的水手。不肯服從指揮官的命令。那指揮官考查了一番。過了兩個鐘點。到得一點鐘。便拿水手打了四打九尾鞭。後來司令兼艦長回來了。

那水手便把這件事報告他。並且聲請注意王法上指揮官對於犯罪的。在犯事後二十四個鐘頭以內。不准用體刑一條。於是那指揮官不得不判歸軍法處審訊。結果得了一個斥革處分。

我們在阿拉伯 Arabia 東海岸。爲找黑奴貿易船。停了好多時候。但只尋到一條船身很小。約有四十英尺長。船上一總裝着五個阿拉伯水手。八十個黑奴。這八十個黑奴裏頭。有十個少年。十二個婦人。三十七個女孩。二十個童子。一個嬰兒。他們都裸着體。瘦弱得很可怕。他們在船上很擁擠。自從上船後。經過十八英里水程。一些沒得移動。我們先拿這班黑奴。移到我們船上。教他們洗澡。給他們吃喝。又賞他們幾件衣服。然後將阿拉伯人趕上了岸。拿他們貿易船當做槍靶。一律開槍去擊沈他。但是所給的火藥。已是費去四分之一。船還沒有沈。後來拿我們的船撞將上去。他才沈沒了。這是我們第一回的射擊練習。

這八十個黑奴都住在懸開煞齊排 *Nanzibar* 兩三英里一個小村莊上。他們出去攻擊旁的部落。阿拉伯人看見了，便衝將上去。不論男女老小，一齊捉住，裝在船上。好等開到波斯 *Persia* 灣出賣。平均每名可賺二十金鎊。當時我們救了他們。可是那個嬰孩最難處置。那婦人裏頭沒有一個願意照顧他。幸而有一位水兵長給他做一隻搖籃，並臨時做一副吸乳器。於是這孩子長成得很好。後來我們送那八十個黑奴都在亞丁 *Aden* 上岸。當道賞了四百金鎊。我們練習生每人派着一鎊四仙令六辨士。

煞齊排奴市很繁盛。有一塊很大很大的場地。一班黑奴都團坐在中央。兩人之間稍微空開一些。好使買主走入檢視。他們的分配隨着品質或體貌而定。生得好的少年，便是一等人物。婦女分做兩級。一級是做工的一級是供阿拉伯人閨闈差遣的。每一俊俏的十八九歲女子，可以賣得四十金鎊。看那財主阿拉伯人揀選這種女子，真好比一種商品。情景很可厭。阿拉伯人狀貌齷